

大学三部曲

袁越著

大学恋

图书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学三部曲

袁越 著

I247.5

1844

3:2

大学

089248



女子学院 00059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恋/袁越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10
(大学三部曲之二)

ISBN 7-5059-2036-7

I. 大…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2411 号

书 名	大学恋——大学三部曲之二
作 者	袁 越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72 千字
印 张	16.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036-7/I·1417
定 价	24.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梁晓声

在国庆节这一天，在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在我那一张办公桌前，从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半，~~再从晚上七点到十点~~，我认真地读完了我的老师袁越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大学梦》的校样。

此前老师曾赠我他于1987年出版的《大学城》和于1994年出版的《大学恋》，我也认真地读过了。

别的什么书都可以不读，或不及时读；老师着的书却不可以不读，不可以不及时读。

老师赠我以上那两部书后，曾从上海打来过三次电话。

第一次问我读过了么？

我说还没有，但很快就要开始读了。

第二次问我读过了么？

我说刚读了几页。

老师在电话里急切地又问——感觉怎么样？

我不禁笑了。

11/11/03

老师意识到他确是太急切了，在电话那一端也笑了。

我是老师的学生的三年里，写完什么，也每愿先给老师看，而且也总是那么急切地想要知道他的“感觉”……

老师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一位退了休的教授。自1987年出版了《大学城》，便立志要完成关于大学生活的“三部曲”。现在，他完成了。我真替我的老师高兴。《大学城》、《大学恋》、《大学梦》，此三部长篇，据我所知，大约是反映当代大学师生生活的唯一“三部曲”。它们至少填补了新时期文学以来现实题材的一个空白。反映当代大学师生生活的短篇和中篇当然已发表过不少，但长篇就较少了。而“三部曲”则尤其需要恒心。这恒心对六十多岁的人是多么大的考验呢！我很钦佩我的老师所具有的那份儿恒心。

整幢童影厂的大楼寂静悄悄的。外面也一片静。正是阅读的好时光。学生读老师的书，而且是读老师尚未出版的书的校样，内心里自会产生种格外的亲切和愉悦。

从去年起我的眼睛已有些花了。今年花得重了，于是就配了花镜。我戴花镜还不习惯。而且我的眼花，并不仅是视力问题，也还是颈椎畸形压迫视神经造成的。所以戴着看些时间，再摘下来看些时间——看得是很累的，但心里一直洋溢着亲切和愉悦。

我从老师这一部书里认识了许多当代大学生。他们或她们，和我接触过的很相似，也有不那么相似的地方。

近年我常听人们对当代大学生发种种议论。主要的一点是——比从前的大学生思想复杂多了，处世也功利多了，圆通多了。

可老师书里的大学生们总体上似乎并不这样。他们或她们，总体上还是些较单纯的青年学子。

我不知究竟是人们的议论更接近着当代中国大学生们的本色，还是老师书里的叙述更可靠？

这似乎主要应由读这一部书的当代大学生们自己来判断了。

学生为老师的书写序的感觉是很不一般的，内心里难免有几分角色错位的茫然。

又，写序这件事，往往是点评。或长或短，总是要针对书的内容和写法说三道四几句。我当然也有可说的。但我又更愿在给老师的信中说，而不愿被印在书的前边，似乎成了读者的“导读”。

我觉得，读小说的人，毕竟的，比看电影看肥皂剧的人，在文学的感觉方面较优些。何况，据我想来，这一部书的读者，十之七八将会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时隔二十年，大学生活对我而言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老师的书的校样，给了我重温的机会。

我也和老师怀着相同的心情，希望这一部书，如他的前两部书一样，在大学校园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且，给那些曾有过大学梦的读者们，带来置身其中的想象……

去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老师袁越》，发在《新民晚报》。我将这一篇短文重新发在老师的书前，以作这一篇“序”的补白。

序是可以而且也应该各种各样的。

我的“序”，更是师生情谊的小特写。我觉得，我这名学生，似乎这样为老师的书写“序”更适合……

1997年10月1日

夜晚

老师袁越

梁晓声

在上海图书节签名售书那一天，一位女士的彬彬的声音问：“能将我的名字也写上么？”

我答：“可以。请说。”

“三横一竖王，高山仰止的高。”

“王高？”——我不禁地抬起头，面前的女士风韵淑雅，似曾相识又很陌生。

“你是袁越老师的女儿小王高？”

一个“小”字，使她莞尔一笑……

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三年，亦即1974年至1977年，正是“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之目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进行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的年代。我本是个很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并很容易产生正义冲动的青年。一旦冲动起来，往往认准“死理”，不管不顾。所幸有我们创作专业的众老师们暗中或公开替我与种种左的势力周旋，常使我解脱于即将成为批判目标之际。负责我们年级的翁世荣老师、袁越老师、秦耕老师，以及辅导员徐天德老师，一向对我都是十分厚爱的。至今仍使我衔恩难忘。而袁越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厚爱，如兄如友。

白驹过隙，光阴似水，我毕业已经快二十年了，除徐天德老师外，我当年所有的老师们都退休了。屈指算来，袁越老师当年

不过如我这般年龄。他的女儿当年自然还是一位少女。所以我意外之下,脱口叫她“小王高”,实在是可原谅的事呢!

当年,每至假期,班级常剩我独自一人。袁老师怕我寂寞,常到学校来看我,或邀我到他家去玩儿。

当年他家不住在复旦教师宿舍区。他到学校来要转几次车。有时还要给我带来他自家做的好吃的东西。

我和袁老师谈文学,谈人生,谈得很多,也很深。我敢肯定地说,我是对他了解和理解得最全面的一名学生。他则是对我了解和理解得最全面的一位老师。我们偶尔也谈政治,谈时事。总是在他的家里才谈。或绕着校园外墙散步时才谈。从不在学生宿舍里谈。我是一名有“思想自由”之强烈要求的学生,当年复旦极左横行的政治氛围,每使我感到思想窒息得快要发疯了。袁老师是最能耐心地倾听我诉说思想苦闷的人。那一种诉说当年对我极重要。否则我可能会一次次在近乎窒息的思想苦闷中爆发。袁老师他在听我诉说时每面静如水。不点头。也不摇头。不打破我。也不发表他个人的看法。只不过面静如水地听着而已。直至我说够了,他才望着我,充满厚爱地劝慰:“大梁,你一定要具有自我保护的意识。这不止是我个人对你的要求,也是翁老师、秦老师、徐老师他们对你的一致要求。老师们都一致地对你寄予希望。你要相信辩证法。要相信无论什么事情走向极端,必然走向反面的道理。”

在当年,这样的劝慰,由一位老师对学生说出,一切的理解,也就尽在其中了。尽管他面静如水,不发表他个人的看法,我还是能得出结论,对我的话,他其实都是赞同的。

在我的记忆中,袁老师家住在—一个破败的区域的一个小巷子的深处。七拐八拐才能走到。—幢很旧的木板结构的小二楼的楼上,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一间半陋室,便是他的家了。窄狭

的木梯摇摇欲坠。

我们通常是在楼前不大的小院里聊天。而且通常是在晚上。院中有一棵小树。小桌摆在树下。小王高坐在小桌旁，不时地为我们续茶。她用裙子罩住膝盖，我说话时目光便望向我，袁老师说话时目光便望向袁老师，几乎从不插言，静静地，专心之致地听她的父亲和她的父亲所厚爱的一名学生畅谈古今中外的文学……

毕业以后近二十年里，我在许多时空，与许多人畅谈过文学，却再也没有过当年那么一种温馨的感受。那成了保留在我记忆中不多的，最美妙最愉悦的回忆之一种。不可能再饮到当年那么香的茶了，也几乎不可能再有当年那种任随时间流逝的从容了，甚至也不可能有当年那种纯粹的好心情了。现在谈文学对我已然是较累较烦较反感的事了——连带着必要谈稿酬方式谈印数谈作者应尽的售书义务，等等。而我们当年只谈我们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

记得袁老师当年曾问我：“许多同学毕业后未必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情愿或不情愿地改行的十之八九，大梁你呢？”

我说：“只要命运不非和我作对到底，我一定终身从事文学创作。”

他说：“人的一生是很长的。我能把你的话当成是对老师立下的誓言吗？”

我说：“我正希望你这样认为。”

于是他欣慰地笑了。

小王高也愉悦地笑了……

但是毕业前夕，老师们却都希望我留校。甚至袁老师也这么希望。也叫我留校。

我说：“袁老师您忘了我们就此谈过的话吗？”

他沉吟着低下了头去。许久才抬起头注视着我：“最舍不得放走的学生就是你。”

老师送给了我一条银灰色的很长很长的围巾。那条围巾我在北京很少带过。给了我的老父亲。老父亲有气管炎，生前冬天一出门便围着。老父亲围上那条围巾很添风采。别人常问，是他自己买的还是我给他买的。他也就常郑重地回答：“原本是我儿子的老师给他买的呢！”

.....

在上海的那一天下午，袁老师和小王高来我住的宾馆看我。袁老师一点儿也未见老。小王高却已经是一个十多岁的儿子的母亲了，尽管看去仍那么年轻。明显地老了的是我——拨拨头发，已是半数苍白了.....

我的老师现在成了我的同行。他的“大学生三部曲”，已经出版了两部了。第三部也快杀青了。出版社预计连同前两部一起再版。老师谈起时很自豪地说：“我的教书生涯结束了，创作生涯刚刚开始。大梁，还不算晚吧？”

我虔诚地说：“不晚不晚！”

王高说：“梁兄，爸爸常虚心地表示要当你的学生，你收不收？”

一句话说得我惭愧万分。

师生之情，乃人生最可宝贵的亲情之一种。我在复旦度过了三年不寻常的学生生活，也获得了不寻常的师生之情。此情将足以使我回味一生。

我也衷心地祝愿我的翁老师、秦老师、徐老师生活幸福，万事如意！他们当年对我的厚爱，也都是梁晓声没齿难忘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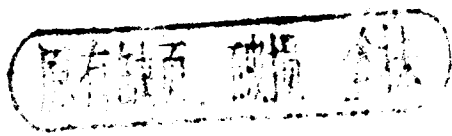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李静、栾岚、何芳烈、石小宁、卢春妹等五位女生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和各自不同的经历，表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理想和爱情，展现了一幅具有强烈时代特点的大学生生活画卷。

我也深两 别卷。看了你会在物。
这本书真 很 ok 的 内容。
一般一过 而是特快。不是一般的快。
书在怎么读 读快
书的出现。830 510

石小宁 何芳烈
栾岚 李静



作者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作者像



作者大学生时代

责任编辑 李金玉
封面设计 赵小贤

恋爱的痛苦，比任何喜悦都值得一尝。

——德莱敦

1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

周末之夜，文学系二年级女生栾岚，一边对着桌子上的圆镜洗脸，一边唱着《真诚地爱我》这首美国流行歌曲。

坐在她对面的李静，梳理着她那一头乌黑的秀发，漾着笑意，带着打趣的口吻说：“真诚地爱我，甜蜜地爱我，不要让我离开你……”

栾岚见李静用她唱的歌词内容逗弄她，欢快娇嗔地嚷道：“阿静，你！……”

“好，我不说了，”李静喜滋滋地说，“你继续唱吧！”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

栾岚正继续放声唱着，门外有人叫喊她的名字。她连忙放下眉笔走出门去，一会儿，她手里拿了一封信回来。

“谁？”李静问。

“物理系的金玉朋。”栾岚揶揄地一笑。

“金玉朋，足球大王，我以后要采访他呢！”李静拿起那面圆镜，照了照自己的头发。

“他不光是个足球大王，我看还是个十足的傻瓜。”栾岚拆开那封信，站在灯下看了起来。突然，她“嘻”地笑了起来，说：

“这傻瓜文学水平还不差。”

李静望了栾岚一眼，带着赞许的口气说：“我记得前年秋天他刚进校时，在校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散文《父亲的脊梁》，系里一位教授看了评价不差，《青年报》也转载了。”

栾岚丢下信，打开那只精巧的美容化妆盒，熟练地“涂脂抹粉”：胭脂、眼影粉、唇膏、眼线笔、眉笔及睫毛膏等摊了一大堆。

“他给你写信了？”李静问。

“傻瓜。”

“你为什么老是这么说他？”

“你看看他的信。”栾岚把那封信递给李静。

李静缩回手，说：“我怎么可以看呢！”

“这有什么关系？”

“这类信，”李静认真地说：“不能随便让人看。”

“嘻，”栾岚不以为然地一笑，“你不看，我念一段给你听听，看他多傻。”她见李静的目光注视着她的眼睛，于是她念道：

“……你常常说我吝啬，说我不潇洒，已引起我的不快。我原以为这是属于性格上的差异，而男女性格的差异，也许能够互补‘相辅相成’。但经反复思考，发现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何谓吝啬？何谓潇洒？我家境贫困，一无所有，小时候吃的苦太多，一直到现在仍不如你这般会花钱，这就是吝啬？只有进出酒吧，喝喝咖啡，听听音乐，看看电影，这才是潇洒？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去看看廉价的展览，读读书，散散步，这就不是潇洒？我感到迷惑，但愿你能给我开窍。”读到这里，她像有些生气，把信纸揉成一团，丢在屋角上，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烟，点燃了，吸了一口，轻蔑地一笑，说：“他还不愿跟我谈，我早想跟他 bye bye 了！”

她一边轻轻哼着英文流行歌曲，一边继续对镜涂脂抹粉，因为，今天是周末，是谈情说爱和赶时髦的青年男女学生的黄金时光。天黑以后，她是去学生活动中心参加卡拉OK的演唱会？还是去研究生区银楼的舞厅呢？女同学之间如约会之类的问题，一般是不能过问的。但上台演唱什么的，不是什么秘密，于是李静顺口问道：

“今夜卡拉OK 你去唱吗？”

“我不去。”

“噢，你不是很喜欢西方流行歌曲，而且唱得很好，为什么不去？”

“有人在等我。”栾岚用眉笔对着镜子画那条细细的眉毛，“你去吗？”

“我去看看。”

“诸葛明他不会等你？”

“我叫他一起去。”

栾岚放下眉笔，盯着李静的脸说，“你的脸色很糟糕。”

“是吗？”李静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脸，重新拿起桌上那面小圆镜照了照。脸上的红晕不见了，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栾岚一边化妆一边又说道：“阿静，你走了四五天，我们房间里几个人都在乱猜，说你突然飞到天涯海角去了，连招呼也不打一声。”

李静听了，眉毛动了动，嘴唇咧了咧，好像笑了笑，说：“大家很关心我，我很感谢，我这几天去北京了，主要是到文化部找些熟人，看以后能否分配到他们新创办的一个杂志社工作。”

“联系好了？”

“看以后户口是否能进得去。”

“你家在上海，父亲又是本校领导，完全可以留在上海，何必要去北京？”

李静摇摇头，“我讨厌这个地方。”说着，她围上一条漂亮的纱巾，穿起一件青灰色风衣，便朝门外走了。

早春二月，寒风习习。当她步出0号楼女生宿舍时，天色已晚。在朦胧的夜色中，校园里那远远近近的高大的建筑物呈现出模模糊糊的积木一般呆板的轮廓。人行道两旁的一盏盏造型刻板的路灯，被那浓密又高又大的梧桐树的枝叉和残叶遮挡着，似明似暗，半隐半现，使这条从学生宿舍通向各教学楼的漫长的人行道变得玄深莫测。巍然矗立在理化大楼前草坪上的那棵百年高龄的大樟树，在阵阵寒风吹动下，发出“噓噓”的声响，那向远方伸展的巨大而繁密的树冠，左